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ramatic, high-contrast image. The upper half shows a turbulent sky with swirling clouds in shades of orange, red, and yellow,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. The lower half shows the dark, silhouetted figures of soldiers in a body of water, possibly during a military operation or a battle scene.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intense.

徐哲美 著

血海诛仇

远方出版社

血海誅仇

徐哲美 著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海诛仇/徐哲美 著. —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 2000. 4

ISBN7—80595—418—6

I. 血… II. 徐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0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4511 号

血 海 诛 仇

徐哲美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新城老缸房街 15 号)

*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曲阜新华印务公司 印刷

14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5 印张

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 册

ISBN7—80595—418—6/I. 247 定价:10.80 元

目 录

楔 子.....	(1)
一、血 海	(2)
二、诛 仇	(8)
三、运 筹	(15)
四、狂 欢	(20)
五、出 师	(28)
六、水 火	(35)
七、洞 察	(42)
八、初 战	(52)
九、初 恋	(58)
十、斗 智	(63)
十一、二 战	(71)
十二、三 战	(79)
十三、病 情	(88)
十四、死 灰	(96)
十五、穷 途	(105)
十六、追 逐	(111)
十七、初 见	(121)
十八、洞 会	(124)
十九、兑 现	(130)
二十、真 挚	(132)
二十一、难 忍	(136)
二十二、“天意”	(141)
二十三、含 笑	(148)
二十四、伏 诛	(152)

楔 子

县城解放了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部往乡下窜；近城的乡村也解放了，这些人往山里窜。他想生存、想复辟，便以杀人为本、抢劫为生。人民要反抗，他就龇牙咧嘴地举起屠刀砍向人民，迫使人民日夜不安，鸡犬不宁。

县里的头号反动人物——原国民党反动派末代县长黄先石收罗了地方黑帮“党派”与“团派”，蓄意与人民为敌，上山为匪。反动派总头目蒋介石在舟山及至台湾遥控指挥，封其为“东南反共救国军括苍纵队总司令”，他便变本加厉、贼胆包天，一向山下百姓捐粮捐钱；二向我政府基层组织袭击，杀害我工作人员，破坏我土地改革运动。

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，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不得不调兵进山征剿！所以……

一、血 海

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，县大队一中队营房门前忽然响起了“吡吡吡”的哨子声，给小小的县城上空划破了沉默；给许许多多的市民从睡梦中惊醒。有见识和有觉悟的人又在为子弟兵担心，说：“解放军又要出发打仗了！”

战士们当然知道这哨声就是命令！立即起床整装，蜂拥似的涌向营房门前天井站好了队，个个紧握枪杆、昂首盯目，值星分队长向中队长报告完毕了，中队长象雷响一样向战士们喊道：“同志们！×乡被土匪包围，火急万分！各分队各就各位！副中队长随我一起！出发！”全部官兵以跑步速度出了城门，冲向目标。这时，天空黑得像个锅底，战士们好像长上“夜眼”，像白天一样前进……

队伍赶到目的地附近，东方已经发白，收进眼帘的所有物体渐渐地清晰起来。他们按照作战计划，队伍变成三角形前进，渐渐地逼近目标，可是，发现的不是敌人的动情，而是隐隐的嚎啕声。随着距离的缩短，哭声越来越响，这时，才知道敌人已经逃遁，这哭声来自被杀害人的家属们。

中队长抢先赶到最近的哭声点，一看，原来是一名赤身露体的女尸，倒在门前树下血泊中，周身血糊糊，两只乳房被割断了挂在两边腋下，胸腹部几十个刀孔，看起来全是刺刀捅的。中队长见此惨状，几乎哽咽起来，说：“乡亲们，我们来迟了，害你们遭了大难，我赵云程对不起你们！这仇一定要报！”

村民们见是解放军，便涌了过来诉说。有个老人抱住赵云程两腿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长官，强盗给我儿媳活活戳死哪！哎……你们要为她报仇啊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原来，这死者是村妇女主任孙淑华，她因拉肚子半夜起来上毛坑时发现有人鬼鬼祟祟地行踪在她门前，她脑子灵敏，知道没有好兆头，立即绕道去乡公所报告情况，不料，返回时被敌人拦住，敌人断定她是个通风报讯的“探子”，把她逼到这株樟树脚下，有个土匪问她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老百姓！”

“深更半夜的在外面干么？”

“拉肚子上毛坑！”

“毛坑在哪？”

问到“毛坑在哪”，孙淑华想：“如果领他们去实地查验，见不到稀薄的粪便咋办呢？”但她又很快地想出了办法，她在等待对方再问。这时，树背后又窜过两个握短枪的人，其中一个给孙淑华一瞄，一声狞笑，说：“哟！原来是主任大人、民兵队长夫人哩！难得！难得！怪不得夤夜操劳！太可敬了！”说着，向同伙一甩手离开了。原来他已指使另外两个土匪行凶。

此刻，孙淑华心乱如麻，知道被同村人、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凌战曹道破了身份，一定凶多吉少。她想：“乡里不单是自己丈夫，还有指导员徐同志、乡长张同志、区工作员章同志，还有其他十余个同志，这样，他们都会有准备了，我就是死也值得！”于是，她下定决心，什么都不说。没有料到敌人不再问，三四个一齐扑过来，一面擎她的胳膊，一面剥她的衣裤，全身一丝不挂，逼着她说：“跳！你们共党分子兴‘秧歌舞’，快跳！”

面临如此大辱的孙淑华，她知道左右都是死。她想：“既然要死了，岂能在敌人面前出丑？这是人格！”她咬紧牙关，随着一腔怒火迸发出来喝道：“你们是野兽！比狼狗不如！”

“啪！”有个土匪掀了她一耳光，她立即吐出了一口牙血。另一个土匪又扑过来，一声狞笑：“婊子生的！你敢骂老子？”话音一落，一刺刀过去，在乳房上端划了一道口，立即血淋淋一身。又有一个土匪冲着她说：“让老子来收拾她！”说着，一手捏住她的奶头，一刺刀划进她

的乳房。这时，孙淑华已经昏晕了。接着，先动手的土匪也学样割了她右边乳房。但这些土匪怕她不死，用刺刀连连地向她胸窝和腹部狠戳至死。有个土匪还踩在她腹上蹲了又蹲后才离开。

赵云程对老乡们一番安慰后，与副中队长高远志一起，带领一个分队战士走进乡公所，只见所内所有的办公用具和门窗统统被捣毁。他正想往回走，有名战士来报告，说边门外有三具尸体。他和战士们过去一看，发现内中有一个还没有死，他立即让战士们抬走，并吩咐一个班长说：“照样医治，留着有用！”这时，又有人来报告，说村后水沟里有人被土匪活埋致死。赵云程和战士们立即赶到现场，这时，有七八个村民已经用锄头在挖掘，一打听，才知道是村农会主任凌德强。

凌德强是接受区工作员章程的指示，去邻乡坦涂村联络，目的让坦涂乡工作人员也有准备和互相接应，他们没有预料敌人早已有埋伏，走出乡公所没多路就被土匪发现。他行动迅速，脑子灵敏，他想：“只有用枪声报讯了。”于是立即对空鸣枪。敌人对他这一行动还不知是计，反而笑他是蠢货，立即扑了进去。由于寡不敌众，当即被他擒住。有个土匪说：“毙掉他！”另一个土匪说：“不行！第二枪声就是表明有人接火，也就是自我暴露。”说着，指了指身后小坑说：“活埋他！”另外几个土匪也立即附和上：“对！活埋他！”土匪怕凌德强开口大喊，七手八脚地将他推倒，用刺刀撬开他的牙关，用燥土塞满他的口腔，然后把他推入一条干水沟里，活活地埋下。

赵云程等人含着泪水安慰凌德强的家属，立即返回中队部，正想通知炊事班做饭，忽然有人来报告，说村后毛蚣桥头躺着七八具尸体。赵云程吃了一惊，甩掉了做饭一事，立即赶往现场，这时已日上东山，村民们渐渐地有胆量走出家门，特别是亲眼看见解放军的人，他们不约而同跟着控诉土匪暴行。经过当地老乡们查验，死者大部分是民兵。赵云程和全队战士默默无言，在万分沉痛中脱帽致哀。在返回途中，又有人从背后追来报告，说毛蚣山上还有人在呻吟。赵云程又吃了一惊，觉得这呻吟声定是伤残人员，他立即决定：“不管是

敌是我，到现场查看后再说！同志们不可麻痹，走！”

赵云程根据报告人指点的方向，把参加搜索人员分成三个班，第一班他亲自带领，从目标北面山背前进；第二、三两班从东西两侧向目标包围。山上柴林茂密、老木参天，虽有利隐蔽，但有碍视线，赵云程等人已经渐近目标，已经发觉在不远处岩下有轻轻的呻吟声，他和当地一名胆大的村民一起，悄悄地移步到距离目标仅三十余米处，两个各隐一株合抱不过的大松树背后，向目标大喊：“喂！你是什么人？赶快通名！”喊话后有十余分钟没有回话。赵云程指示这名村民继续喊，喊过了第三声后才有人接话，接话人还说：“是否江大哥？我是江德哪！”

跟随赵云程的村民正是凌江大，是凌江德的堂兄。他听出是堂弟江德的口音，立即喜上心头，他窜到赵云程身边，喜滋滋地说：“首长，是自己人！下去吧！”

赵云程听说是自己人，也感到宽慰许多，向凌江大一招手：“走！”但心里仍然不敢麻痹，说：“距离拉宽点！侧身下去！”凌江大没有听他指挥，正面窜着下去，比赵云程快赶到目标。一瞧，原来是区工作员章程、乡指导员徐江山、乡长张梅荣等四人也在这里。他们五人中四人分别受伤，唯有徐江山不是伤员。因为区工作员老章伤势重，他抱着他，无法起身离开，只好暂时坐着，等待机会离开。赵云程抢先招呼徐江山，说：“老徐哪！我们来迟了，害你们受苦了！”

“不！是老章他们受苦！”徐江山似乎没事的样子回答。

章程在忍受中吃力地睁开两眼，见到自己的部队来了，也强笑一瞬，谁知这强笑后就闭上两眼，脑代一偏就与同志们永别了。此刻，在场的战士们和两位首长一起，默默地向这位山东大汉、南下干部为劳苦大众谋翻身的革命战士致敬！

赵云程安排好伤员后，差人向大队部报告本次解围情况，并要求大队部派兵增援，决定进山追歼股匪。大队部把情况报告了县委，县委李政委亲自出马，和大队长陆耀华一起于当天下午来到雪兆乡公所中队部。他们首先到各户死难家属慰问，然后召集排以上干部，和

部分乡干部参加的“战情汇报会”。陆耀华指定徐江山先说。徐江山说：“昨天下午7时左右，章程同志来我乡传达区委会议精神。会议刚结束，村妇女主任孙淑华同志来报告有敌人活动，老章示意我派一名可靠、老成的同志去通知坦涂乡，目的让他们有准备相互接应，不料，敌人的先头股匪已经埋伏进村，孙淑华和凌德强两同志都被发现、被杀害。当我们听到枪声时，我们乡公所已经被大股土匪包围了。当时，我与老章俩为“坚守与突围”的问题争论了许多话。老章的看法是：根据敌人的枪声和呐喊声，敌人数量不下一百个，是敌众我寡的局势，战下去是得不偿失的，主张突围。由于他是代表区委，是上级，我在坚持自己“坚持”的意见下服从了老章的指示决定突围。这时，已经是午夜了，由他领先。他一手握枪，一手捏手榴弹，让我们十一个同志排在他身后，悄悄地隐伏到边门后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把门开了，给他一枚手榴弹，响声过后火速冲出。

“这枚手榴弹果然生效，当场炸死敌人三个，我们顺利地冲出巷道，由熟悉田路的民兵队长凌江德带路，向毛蚣山方向撤退，谁也没有预料，在毛蚣桥头遭敌人伏击。

“当时，敌人的枪声一响，我知道遭伏击了，立即命令大家卧倒，由于敌人的火力密，在我前面的凌江德同志左手已经受伤了，在我后面的老章同志腹部被击中了，江德同志非常勇敢，带伤独手把老章同志背下桥，沿坑道向下游窜。这时，我发现身后乡长张梅荣、乡文书周小正两同志虽然受伤，但还在蠕动，我爬行过去把他俩驮进坑底，沿坑底追找凌江德和老章。这时，敌人的枪声稍有减少，但不等于没有杀伤力。我和凌江德俩驮了一段路程，自认为比较安全了，才歇下来，喘过几口气又驮，一直驮到一个山腰一块巨岩下才放下。可我还不甘心：‘其他同志究竟还有几个活着？’于是和江德俩又返回桥下，一听，还有人在呻吟，我俩便爬上岸，刚上岸，凌江德的左腿又被击中了，我只得放弃那个还在呻吟的伤员，先抢救凌江德——把他驮向坑底，沿旧路向目的地转移，安置了才返回桥下，爬上桥头，把最后一个伤员——民兵班长陈景明驮到目的地，连我本人五个在一起；老章同

志受重伤,我紧紧地抱住他,好象抱住他就是延长他生命最唯一的办法,所以一直呆在那个山腰里,把希望寄托在‘天无绝人之路’的时刻……”

说到这里,这位苏北大汉竟然哽咽起来,他叹了一口气后,垂下头来,轻轻地说:“我没有保卫好上级领导,伤亡惨重,又对不起这里的父老乡亲,请组织严厉地处分我!”

“徐江山同志,你没有保卫好不是上级领导,而是下属民兵和当地村干部。”

陆耀华接着说:“你是警惕性不高,从孙淑华同志的行动和牺牲来看,敌人早已进村了,但你们全然不知,所以招来了几乎‘全军覆没’的败局!好了,现在暂时不说这些,我的意见是:一面派人去医院看看那个土匪伤员,可能会从他的口里得点敌人的基本情况和行踪路线;此外,徐江山同志,你在这里工作有七八个月了,肯定说有一定的群众基础,发动群众,做好讲话准备,借此机会发动群众,开好追悼大会。至于如何进山征剿的问题,我的看法是:一看有没有发动好群众;二看我们自己的战略有否成熟,然后,还必须呈报县委审批!今天的事暂时到此休会。”

二、诛 仇

追悼大会在村南一个开阔、平坦的晒场举行。台子用竹梯和稻桶以及几块门板搭成的。一张竹簟盖在台顶上遮太阳；台面左右帖上一副白纸黑字的对联，上联是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；下联是：为做人的道德品质留名。横批是：章程等八位烈士追悼大会。

八口棺木停放在台前，家属们的下辈大小，披麻戴孝，个个是红肿的眼皮，泪痕满面，这显然是哭肿的。孙淑华的三岁儿子，表示为亲爱的妈妈挂孝，也头戴白帽、腰系稻草绳，由他姑姑抱着立在棺前；凌德强的三岁女儿，也给她全身披白，他没有姑姑，是她妈妈余玉兰亲自抱着，伏在材背上抽泣；这女儿见妈妈痛哭，她也“妈呀妈呀”地不断哭喊，邻居们护着相劝，但都劝不开他母女俩。立在台前靠近灵柩的左右邻居们，见此情景，都红起了眼圈，滴下了眼泪，有的甚至哭泣起来，既显得肃穆庄严，又反映出深仇大恨。

集会人大约五百个左右，几乎个个有悲痛的心情。但是，晒场南端墙角处三个人中有一个一忽儿拉上哭丧脸，一忽儿显露出一丝冷笑，这人是伪乡队附、匪首凌战曹的老婆陈水花；站在他身边的人问：“老姐妹，你也来？”水花说：“不得不来呀，要是不来……哈哈！也来悼念悼念嘛！”这时，有个人悄悄地过来在他肩上轻轻一拍，他抬头给来人一盯，立即起来跟他走开了。原来，这来人也是土匪家属。两个人走出会场，没一顿饭功夫又返回会场。两人正走到入场口时，与维持会场秩序的村民兵队副队长兼文书林岙人相碰。岙人脱口问：

“你往哪走？”

水花以为他查询她，她首先拉一下哭丧脸，以表示同情这个大会，然后开口说：“我也该来送送他（指牺牲者）们，在生时多好的人唷！”

林岏人只是瞪她一眼，没有与她继续说话。他飞快地走到台后，问主持大会的徐江山：“指导员，土匪头子凌战曹的老婆也在会场，你看怎么？”

“不行！赶她出去！这次介多人被杀害，可能就是她丈夫一班土匪干的！”

林岏人正想拔腿回身，县委李政委奔过来了，他问明了原委后，果断地说：“不要赶她，让她留着听听广大群众的呼声，看看我们的声势，再让她听听天下的形势和我们的政策，我想也是有益的！”这时，大队长陆耀华也清楚了，他同意李政委的看法，附和地说服了徐江山，并吩咐林岏人：“岏人同志，你这个回报很好，让她留着参加会议，不等于不管她，你要想方设法监视她，看看她有没有反常的行动？！”

“是！首长！”林岏人返身进入了人群中。

大会行到第三项“向革命烈士行三鞠躬礼”时，陪伴陈水花的人毕挺挺地站着不同，陈水花一面轻轻地喝她，一面伸手在她后脑杓上掠她一把，这女人虽然低过头，但嘴巴撅得老长，表示极度不满。而陈水花的表面倒是另一张嘴脸。她学会村民一样，哭丧着脸皮，表示为死难者哀悼、表示同情他们的家属。可是，她对同伙人的说话，虽然话音不高，其话锋是尖刻的、充满敌对情绪的！她最后一句说：“我祝贺他们（指烈士）上西天！”这时，林岏人正巡视到她面前，虽然看见她有反常的面色，但听不清她在讲什么话，只好一走而过。

大会第五项是县委领导致悼词，他先逐个介绍烈士的生平事迹，后综合起来评价烈士的社会价值，和革命战争的必然性。他说，人的死无非是三方面，一是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革命事业而死亡。二是专谋私利而恶化极点发生不正常死亡；三是天灾病祸的自然死亡。后者的死亡，是人之常情，没有什么好议论的；第二，是第一的对立面，也是社会的反面，是社会的遗孽，又是社会的罪人，至少是社会的害群之马，哪里有这些人，哪里的百姓永远不得安宁，他始终要被人清除的。今天，我们共产党就要主持公道，为全国人民谋利益，不怕牺牲，与那些横行霸道的土匪、恶霸作坚决的斗争，下定决心消灭他。

国民党反动派八百万军队，而且有美式武器的装备，去年就被我们基本消灭。但是，反动派的残余部队，与地方上的反动势力臭味相投，实际上是一丘之貉，他勾结一起，仍然在垂死挣扎。这次你们乡里几位同志的牺牲，就是被那些残余的反动势力杀害的。请大家不要怕，这仇一定要报！我们一定有信心，有办法消灭他。

“现在，长江以北的老解放区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展土地改革，我预计，明年春天我们这里也要进行。那时，广大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就有自己的土地了。不但有土地，还同时能分到从地主手里拿回被剥削去的家具和房屋。”

李政委说到这里，台下的五百多人就交头接耳了，议论纷纷：

“真的要分田地？”

“县长说话不会假的吧！？”

“听他说还有房屋哩！”

“不知道咋分？一人一亩能分到吧？”

“照这个数，我家能分到八亩！”

“别高兴太早，中央军回来肯放过你？”

“我不怕！这是天下事，他能杀光老百姓？”

“前怕虎后怕狼干么？天下人敢要，我不敢要？要！分到哪要到哪！”

“啊——我这个‘吉品’段也快有田地喽！”

“.....”

儿童团团长凌小堂握着一杆红缨枪从台后蹦到台上，摊开一张白纸条，按纸条上的字喊开，喊一句，大蒜似的拳头举一记，喊第一句时，台下跟喊的人不多也不响，散插在人群中的民兵和妇女会员们催着前后左右的人说：“喊！大家跟着喊！瞧台上李政委和徐指导员他们都听话哩！一定要喊！”

这以后，喊的人多起来了，也响起来了。凌小堂他越喊越有劲，喊完了又从头重喊：

“雇贫中农团结起来！”

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”

“打倒恶霸！”

“打倒反动地主！”

“消灭土匪！”

“烈士们的血不会白流！”

“坦白交代从宽！”

“隐瞒抗拒从严！”

“.....”

喊声如雷，响彻蓝天，震惊了一些思想反动的剥削阶级的人和土匪家属们。民兵副队长林岍人悄悄地睨视陈水花和她旁边的几个女人，只见她们的脸上都冒出黄豆大的汗珠，面色也走样了，举起来的手缓慢而低矮，显得有气无力；站在她前面的白发老妇人，是水花的婆婆，反应迟钝，没有及时跟上举手，水花一面伸手顶她的手肘，一面轻轻的喝她：“举高点！别让人找你把柄！”

陈水花在这之前，她还翘着粉面走路。她的用意是：一是显示自己的容貌不减当年；二是暗暗祝贺丈夫凌战曹与舟山方面挂上钩——得到委员长的赏识，官居苍北副司令，有朝一日回来，嘿！这位司令太太可不是好惹的唷……她万万没有想到，有介多的老百姓起来声声反对她这一边的人，更难受的还是自己滴滴亲亲的侄儿小堂这小鬼，未知他被谁哄骗？得到了哪些好处？她暗暗决定：过些天找个机会，以伯母的身份跟他说说，按理说他会懂点亲情吧！

大会结束了，正是上午 11 点，阳光热如火，送丧的人们遵循当地习俗，不戴凉伞、不戴箬帽，男女老少都垂着头慢慢地跟在柩后，几乎个个汗流浹背。县委李政委、县大队大队长陆耀华、中队长赵云程、乡指导员徐江山等领导人也尊重当地风俗习惯，把草帽捎在屁股后的腰带上，汗水湿透了一身军装，默默地跟住灵柩，大汗从额头淌下，任其自流。李政委看见两个被大人抱着的小孩，问明了关系后，他立即退出人流，在路边采来两束阔叶柴禾，一束交给大队长陆耀华，并吩咐他给前面的小女孩遮住阳光，他补充一句说：“这是烈士凌德强

的后代，别让她热病了！”话后，他自己举着手里的柴禾给身边的男孩遮盖起来跟着走。这男孩就是烈士孙淑华的孩子，刚满三周岁，口齿伶俐，活泼可爱，在柴荫下凉着，高兴了许多，他忽然问抱着他的人：“大姑，妈妈在这里面热不？”他姑妈见侄儿这样问她，鼻孔一酸，两泪如断线落珠一样掉下来，什么话都说不上来；孩子见姑妈哭了，他呆了一阵，也跟着哭了，“妈呀妈呀”连声喊，他姑妈不得不硬起心肠，止住了自己，连连地哄着他。这一切，李政委都看在眼里想在心里：“孩子啊，你别哭！叔叔们就是冒死也要为你妈妈报仇！我祝愿你无疾无恙，快长快大！长大后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贡献！”

当天夜里，雷雨夹着大风，仿佛天公也在为死难家属痛哭流涕。这时，虽然时近午夜，但人们还没有睡意，脑子里老在回旋着震天响的口号声，和沉痛的哭泣声，听不到雨和雷电的尾声。无地少地的贫下中农们、积极分子们，在黑夜里睁着两眼，留连地看着李政委的讲话，心里在不停地翻腾着，分田分地的事，好像就在明天后天了，是多么理想的事啊！但是，想到烈士们的情景，又未免栩栩担心！

土匪家属和一些反动的剥削阶级的人们，更睡不着。陈水花躺在床上已经半天加半夜了。上午在追悼大会上的两个钟头的寒心，使她久久不能“还魂”，她想：“难道真的是他们的天下啦？”她忽然又自我肯定：“不会吧？绝对不会吧。”她记得当年老爹在世时讲过：“代代都出过‘草寇’，‘草寇’是成不了天下的！”她又忽然想起大会上的情况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拥护共产党？凭这一点……凭这一点……她也许是害怕、她不敢说出肯定，她忽然心血来潮：“请告天帝！”

她把点燃的香烛插到“拜月楼”的烛台上的香炉里，恭恭敬敬地跪拜三通，然后祷告道：“××省××府××县××村，弟子陈水花，今沐浴焚香、一心跪拜天帝，请告：当今天下混乱，是非难分，成败莫测，中央军能光复天下，讨个‘圣告’；是共产党的天下，讨个‘阴告’，胜败不定，讨个‘阳告’。”祷告后，她又跪拜三叩，然后举着两块专用的竹筒在香烟上绕了左三圈、右三圈，抛向膝下的楼板上，也许是巧遇有意跟她作戏——一连抛了三手，全是‘阴’告，此刻，她满头大汗、

两手抖动、心窝蹦蹦跳响，好不惊心动魄。她暗暗再想：“莫非我陈水花还不够虔诚吗？”她忽然想到：“对了！我还没有净身净手哩！”她连忙赶回楼下卧室，关上房门，脱光衣裤，与往常一样，认认真真地洗了个全身澡。

她返回楼上，重新上香，重新礼拜。这一回，她的“宏愿”实现了——一出手就得个“圣告”。她就以这一手作准，也许是害怕第二手会变卦，所以不敢再祷。她立起身来，掏出香帕在额角上擦了两把后悄悄地回房。她正在解开钮扣，忽然听到有人在房窗上发出“嗒嗒”的讯号响声，她当然知道这熟悉的声音，她立即伏到窗眼口问：“是凌青吗？”窗外人说没错，她随即开了门。这凌青像饿狼一样，进了门就展开两手搂住她，但她给他咬了一口，骂道：“交炮客！有个样子不?!”凌青放了手，尴尬地说：“我‘交炮’了您心疼不?”

“还敢多嘴?!”

“不敢！不敢！”

还是水花先开口，她轻轻地说：“凌青哪，天下大势定了！我祷告过天帝：连讨‘圣告’，这批穷鬼头没有天下的！注定要失败的！”

“真的?”

“没有错！到时候哪，对这些穷鬼头鸡犬不留！”这话是从她的牙缝里迸出来的，不一会，灯也熄了。

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鸡也叫了，她赶他走，他说：“水花哪，我想到一个难题，我估计您也解决不了。”

“啥题目?”

“您得答应我有没有决心解决?”

“别在吞吞吐吐的！您不说出题目，我能看到您肚皮里的货？您要是不喜欢我，您赶快走！以后别再来！”

“嘻！瞧您说的，就是因为我喜欢您才闷出一个难题。”

“哟！我想到了，您是怕我以后不接受您！”

“您总算猜到三分了。我问您：中央军胜了，您那个满脸络腮胡、又粗又黑、比您大十岁的支队长老官回来了，您还有我的份吗？万一